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咒棗記 第五回 至上清見張天師 參符錄奏名真人

卻說薩君治了魍魎之精，迤邐而行，來到江西廣信府貴溪龍虎山。這一座龍虎山，果是一所福地。但見：山脈是迢迢遞遞的峰巒，流水是彎彎曲曲的河道。左邊列的是蜿蜿蜒蜒的青龍，右邊繞的是端端正正的白虎。山上騰起的是縹緲縹緲的祥雲，洞前凝結的是氤氳氤氳的瑞霞。栽的鬆是蒼蒼翠翠的古松，種的竹是猗猗森森的勁節。飛的飛，舞的舞，是燦燦采采的紫鸞；啾的啾，叫的叫，是昂昂藏藏的白鶴。芳的芳，菲的菲，是奇奇異異的琪花；柔的柔，軟的軟，是萋萋茸茸的瑤草。有三十六宮，宮宮的焚著馥馥芬芬麝腦龍涎；又有七十二觀，觀觀的吹著咿咿啞啞鳳笙象管。有詩為證，詩曰：雲擁芝房飽俗氛，琪花瑤草四時春。結廬高處無人到，夜半新鸞棲綠筠。

上清宮的景致，今且不提。薩君乃袖著靖道人一紙書札，逕來拜叩天師府。只見這天師府景致尤妙尤妙。門外有幾灣流河，清清湛湛，地生成羅帶；河外有數疊好山，嵯峨峨峨，天開的畫圖。朱樓突兀兀兀，高逼雲霄；畫閣虛虛明明，平分日月。薩君進著頭門，只見頭門上有對聯雲：

麒麟殿上神仙客，龍虎山中宰相家。

薩君進了頭門又到二門，只見二門之上亦有對聯雲：

紅雲擁白鶴歸來，即此地便是人間洞府。瑤草並琪花生出，更何方別求海上蓬萊。

薩君既進了此門，連登了幾個階級，遂至天師府堂之上。一見天師就叩頭下拜，說道：「貧道自西蜀而來，途中遇有一個靖道人，言與真人爺爺有舊，寄有一紙書在此，伏望收下。」天師叫當直的接過了那書，命薩君退於廊下。遂拆書一看，只見是父親虛靖的筆跡，遂放聲大哭，不覺的就驚動了母親元君。元君慌忙的走將出來，問道：「我兒何為慟哭？」天師乃將父親之書遞與元君，元君驚道：「此汝父之筆也。」亦放聲而哭，既而問於天師：「此書從何處得來？」天師道：「適才一道人寄來。」元君道：「道人今在何處？」天師道：「今退在廊廡之下。」遂命人呼出問之。薩君見了元君，遂拜伏於地。元君問道：「爾從何處得此紙書來？」薩君道：「貧道蜀西河人氏，慕虛靖天師的高風，兼慕建昌王方平、江州葛仙翁三仙的道法，遠來相叩。來至峽口亭，遇著三位道人，一人是靖道人，一人是平道人，一人是翁道人，言虛靖天師及王葛二先生皆死，三位先生各傳貧道法術。此一封書，正是靖道人所寄來的。」元君道：「據爾所言，平道人乃王方平，翁道人乃葛仙翁，靖道人乃虛靖天師也。」薩君一聞此言，始駭悟，說道：「信然，信然。假若不是三師，焉得所受之法，咒棗棗來，救死死起，驅邪邪滅。」元君又與天師道：「且看爾父書中之語何如？」天師乃細念一遍，其書云：

父字達吾兒知之。吾屍解矣，遨遊玉京，非死也。爾母子不必慟焉。爾襲天師之印，須盡乃職，克繼爾祖仙風，不墜法教，吾所深望，勉之，勉之。蜀西河薩君，遠叩於吾，吾與王方平、葛仙翁二仙，各以一法授之矣。爾當復與之佩參寶錄，奏名真人，使其法愈顯揚，此仙派之光也。吾所遺寶劍，可將一劍付之。來書無有別語，吾兒體念。

天師讀罷父書，元君與天師曰：「爾父既然有命，為薩君奏名真人，爾可遵而行之。」天師謂元君道：「敢不如命。」元君遂退歸香閣，薩君拜而謝之，此不在話下。

卻說天師奏名一事，引了薩君同至三清殿上。怎麼叫做「三清」？乃是「上清真境靈寶天尊」、「玉清聖境元始天尊」、「太清仙境道德天尊」，此三清乃道家之祖，故上清宮建有此三清之殿。時天師到了三清殿上，命著眾道官們：提點官、知爐官、知磬官、表白官、寫札官、奏樂官及一干道士之流，焚起了氤氳氤氳的香，點起了嶙嶙煌煌的燭，燃起了燦燦爛爛的燈，打起了丁丁東東的鼓，撞起了噹噹煌煌的鍾，吹起了嘹嘹亮亮的笛，品起了咿咿啞啞的笙，又敲動了金鍾、擊動了玉磬、打動了雲箏。天師披了法服，戴了法冠，手執象笏，演揚些法事，念道：「太極分高厚，輕清上屬天。人能修至道，身乃作真仙。行益三千數，時丁數萬年。丹台開寶蓮，金口水留傳。」既而又奏道：「臣張道陵玄孫衍派天師某，誠惶誠恐，稽首頓首。伏為西蜀西河縣薩守堅佩參寶錄，奏名真人，使芳流法派，道衍仙宗，臣無任瞻天仰聖，激切屏營之至。謹具表以聞。」天師奏罷，遂將寶錄繳焚。只見那一宗錄呵：玉字全書丹鳳舞，御香翰墨紫雲凝。焚化之際，見一道煙光閃閃爍爍，燃成「真人」兩個大字，悠悠揚揚直上天宮而去。時，薩君再拜仰望不勝之喜。天師奏名畢，遂卸去法衣法冠，回轉府中。薩君拜謝不盡。

卻說薩君既奏名真人，復欲回轉蜀中，稟辭天師。天師未忍遽別，乃整了一個筵席為薩真人餞行。那個筵席列著甚麼佳品？卻是些清潔潔的仙桃，綠澄澄的仙釀，紅燦燦的仙桃，滑溜溜的仙柑，圓淨淨的仙棗。又列著甚麼香噴噴八珍之味，美盈盈七寶之羹。真個是，豹胎、熊掌、紫駝峰並皆佳炒，鵝胸、猩唇、金鯉尾各樣稀奇。張天師做了一個主人，薩真人做了一個賓客，賢主佳賓兩相酬勸，直飲得個月上梧桐，漏催銀箭。不多時，天色明矣。薩真人遂辭天師而歸。彼時，天師遵了父命，復取一口寶劍付與薩真人，說道：「此劍可以斬邪，可以護法，宜珍重之。」薩真人遂拜受訖。天師繾眷之情，不忍分手，復肩輿而出，送出於東郊之外。臨行之際，因口占一詩云：

君自蜀中來，復往蜀中去。白雲天際頭，望君在何處。

時薩真人感天師眷戀之情，亦不忍分手，亦吟有一詩云：

八千里外謁瑤京，一到瑤京喜不勝。今日相逢復相別，碧雲蒼材總關情。